

入中論善顯密意疏025_第一菩提心_別讚大悲06

20231123

以是應知或說第一大悲要緣常一自在之有情者，所說非理。以未得無我見者之大悲，多有僅緣有情總相者。即得共同人無我及真理見者之大悲，亦多有未緣差別相所別之有情。喻如能遣瓶上常執已達無常者，非凡緣瓶心皆緣無常所別之瓶。即未達瓶無常者，亦非皆緣常相所差別之瓶也。

由此之故，有人說，第一大悲應該要緣以「常一自在所差別之有情」，或緣以「補特伽羅獨立實有所差別之有情」，因為第一大悲要緣於不是以「常一自在我空」與「補特伽羅獨立實有空」，隨一所差別之有情的緣故。

如此的說法完全不合理，如同，尚未通達瓶無常者，彼心並不一定都要緣於以「常法所差別之瓶」。即便已破除「瓶執為常法之耽著境」者，雖然已通達無常，但彼相續中凡是緣瓶的心也不一定皆是緣於以「無常所別之瓶」，如：執瓶眼識。同樣，因尚未獲得「無我之空正見」者相續中的大悲，雖然彼尚未通達「無我」，但並沒有緣於以「有我」所差別之有情，而多半是僅緣於「有情總相」。即便曾經證得「共補特伽羅無我——補特伽羅獨立實有空」及「真理」，但之後忘失彼相續中的大悲，雖然有曾經通達過「共補特伽羅無我與真理」，但還是沒有緣於以「共補特伽羅無我與真理」隨一所差別之有情，而多半是僅緣於「有情總相」。

此三大悲隨緣某一所緣，皆以救拔一切有情出苦為相，故與二乘之悲心有大差別。若已發起諸大悲心，便能引大菩提心——我為利益一切有情，願當成佛。

上述三種大悲都是緣於同樣的一種所緣——「一切有情」，並且都以「救護一切有情從生死中出離」為行相，所以所謂的「大悲心」不論是從所緣還是從行相的角度來說，與聲聞、獨覺二乘之悲心有很大的差別。由此可見，如果想要真心的在內心生起菩提心，應該先發起大悲心，這樣的話，便能引生所謂珍貴的「菩提心」，發自內心的——「我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願當成佛」。

禮供文中所讚之大悲，雖以最初大悲為主。但菩薩身中餘大悲心，亦是所讚。故此處釋論中說發大悲心之菩薩，亦不相違。

那麼，問：在此上述的初中後三種大悲中，《入中論》禮讚的對象大悲為何？中後重要的兩種大悲是否也是所禮讚的大悲？如果不是，那月稱論師在《入中論自釋》提到，有發大悲心之菩薩，其相續中的悲心是中重要的悲心，難道就不是所禮讚的大悲？

答：禮讚文中所禮讚之對象大悲，雖以最初大悲為主，也就是尚未發心之前的大悲。但已發心菩薩相續中的大悲心，也是此論所禮讚的對象，所以與此處《入中論自釋》中說有發大悲心之菩薩，也不會矛盾。

若爾，最初入道菩薩正因之大悲中，為有三種大悲否？曰不定。大乘種姓隨法行者則有。彼先抉擇勝義之正見，次乃緣有情發

大悲心。依大悲故發菩提心學菩薩行能仁禁戒。若大乘種姓隨信行者則無。彼不能先達真理。待發心已，方能求真理正見及學菩薩行。如《中觀莊嚴論》云：「先求真理智，勝解勝義已，緣惡見世間，遍發大悲心。精勤利眾生，增長菩提心，受能仁禁戒，悲慧所莊嚴。諸隨信行者，發大菩提心，受能仁禁戒，次勤求真智」。

既然如此，那麼，問：最初入大乘道菩薩正因之大悲中，是否有三種大悲？

答：不一定三種大悲都有，如同靜命論師所造《中觀莊嚴論》中所說此有兩類：一、以最初入大乘種姓「隨法行」菩薩來說，在入大乘之前，三種大悲都有。因為「隨法行」菩薩先抉擇勝義之正見——「空正見」，然後緣於有情眾生而發大悲心，最後依止大悲而發起珍貴的菩提心，進而修學菩薩行之能仁禁戒。

二、以最初入大乘種姓「隨信行」菩薩來說，在入大乘之前，不一定三種大悲都有。因為最初入大乘種姓「隨信行」菩薩在入大乘道之前，沒有能力先通達空性，等到發起菩提心之後，方能希求空正見以及學菩薩六度行，進而修學般若度。所以「隨信行」菩薩在入大乘之前，只有緣有情之悲心及緣法之悲心。